

万恶的地主庄园

万恶的地主庄园

四川省大邑县地主庄园陈列馆编

文物出版社

1964年北京

万恶的地主庄园
四川省大邑县地主庄园陈列馆编

*
文物出版社出版
(北京景山前街故宫内)
新华印刷厂印刷
文物出版社印刷厂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787×1092 1/8 16/8印张
1964年12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50,500 纟统一书号：7068·238

定价：0.3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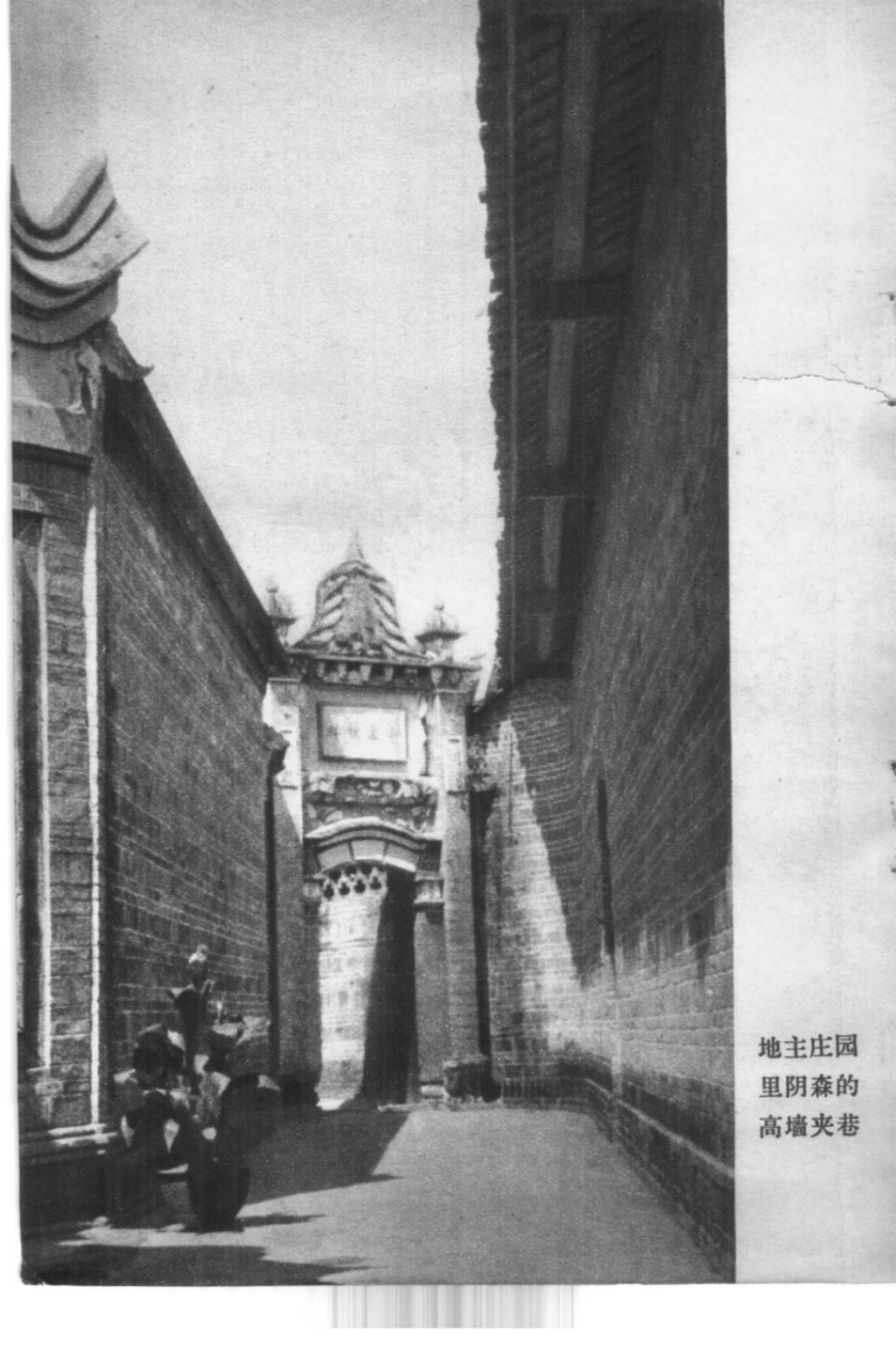
目 录

序 言.....	3
刘文彩的罪恶发家史.....	5
地主庄园概况.....	9
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	13
敲骨吸髓的剥削.....	13
虐杀与酷刑.....	22
伪善与欺骗.....	26
“人間活地獄”——水牢.....	27
刘文彩的腐朽生活.....	30
农民反抗地主阶级的斗争.....	41
翻身农民走上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	46
后 記.....	49



地主庄园陈列館門前

• 1 •



地主庄园
里阴森的
高墙夹巷

序　　言

四川省大邑县在解放前是川西土地最集中、封建剥削最残酷的地区。土匪遍地，恶霸横行；加上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苛捐杂税，横征暴敛，人民生活极端困苦。占人口百分之三、四的地主，却占有总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七、八十，残酷地剥削压迫广大农民，使他们流尽血汗而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

大邑县安仁镇的大恶霸地主刘文彩，就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一个典型。

1949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彻底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大邑县三十万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得到了解放，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

为了对广大群众特别是年轻一代进行深刻的阶级教育，让他们了解地主阶级的罪恶和劳动人民在旧社会的痛苦；提高阶级觉悟，在阶级斗争中站稳立场，分清敌我；进一步激发他们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劳动热情，为把我国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我们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在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怀支援下，于1958年创办了这所地主庄园陈列馆。

地主庄园陈列馆是以解放前大恶霸地主刘文彩为代表

的劉家地主的罪惡為基本材料，以劉文彩的莊園為重點，作了必要的復原而建立起來的；同時還搜集了劉氏家族中其他惡霸地主的罪證加以陳列。本書根據陳列材料，按以下四個部分揭露地主階級的罪惡：

一、地主莊園陳列館概況，目的在揭露劉文彩的血腥發家史，並簡要地介紹這所罪惡莊園的概況。

二、地主對農民的剝削和壓迫，是根據陳列中劉文彩的罪證實物，結合真人真事的模型，着重揭露地主以殘酷剝削、偽善欺騙的兩手，壓迫戕害勞動人民的罪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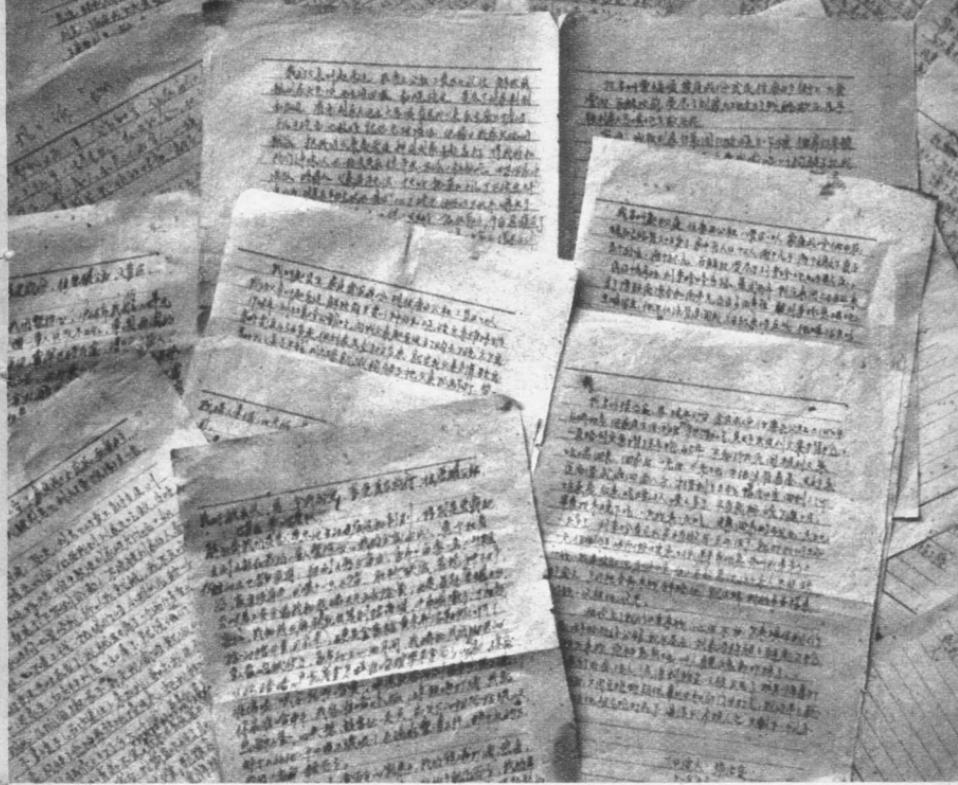
三、地主劉文彩的腐朽生活，重點揭露劉文彩一家在殘酷剝削農民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窮奢極侈、荒淫無耻的生活。

四、農民群眾反抗地主階級的鬥爭，介紹了大邑縣農民群眾由自發的對抗，進入到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反抗地主階級剝削壓迫，向劉文彩及其反動勢力進行英勇鬥爭的事迹。

最後，本書還介紹了解放以後，大邑縣人民在黨和毛主席領導下，過着幸福的生活，積極建設社會主義，沿着集體化的道路前进。

地主莊園陳列館是一個階級教育的課堂。它以階級敵人的罪證和新舊社會對比的生動事例，告訴我們：不能忘記過去的苦難歲月，不能忘記階級仇恨和階級鬥爭，要珍惜革命果實，時刻保持著革命警惕。

讓我們更高地舉起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奮勇前进。



牢記階級苦，不忘血淚仇！

——大邑農民群眾揭發劉文彩罪行的部分控訴書

劉文彩的罪惡史

地主階級是占有土地和其他生產資料，自己不勞動，
專靠剝削農民為生的階級。在舊中國，封建地主階級的統

治，造成农民的极端穷苦，使社会經濟和社会生活长期停滞不前；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后，地主阶级又成为官僚資产阶级的同盟者和帝国主义統治中国的主要的社会基础。

軍閥、官僚、土豪、劣紳是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是地主中特別凶恶者。刘文彩，正是軍閥、官僚、土豪、劣紳四位一体的凶恶的地主的一个典型。

刘文彩，号星廷，人們叫他“活閻王”，四川省大邑县安仁鎮人。他是四川权势最大、剥削最凶狠的大地主之一。

刘文彩家早年是一个占有土地三、四十亩的小地主。刘文彩为人奸詐，橫蛮无賴，最初經營赶牲口，做投机贩运生意。

1922年，四川軍閥混战中，刘氏家族趁机爬上了軍事政治舞台。刘文彩仗恃家族中的四川軍閥势力，于1927年离开大邑到叙府（今宜宾县），充任匪伪軍政要职。他先后担任过叙府的“船捐局局长”、“护商处处长”、“統捐局长”、“禁烟查緝总处处长”和“川江航运管理局局长”。随后又升任“川南稅捐总局总办”。1929年，刘文彩勾結官僚、軍閥进行反共反人民活动，担任了“叙南清乡司令”。在这期間他仗恃权势，大肆敲榨勒索，明征暴斂，貪污受贿，走私贩毒，吸尽了人民血汗，搜刮了无数錢財。为了走私贩毒，刘文彩买了三艘輪船。他在川南一带真是杀人如麻，恶名昭著，人人憤恨。老百姓罵他是“川南王”、“刘五皇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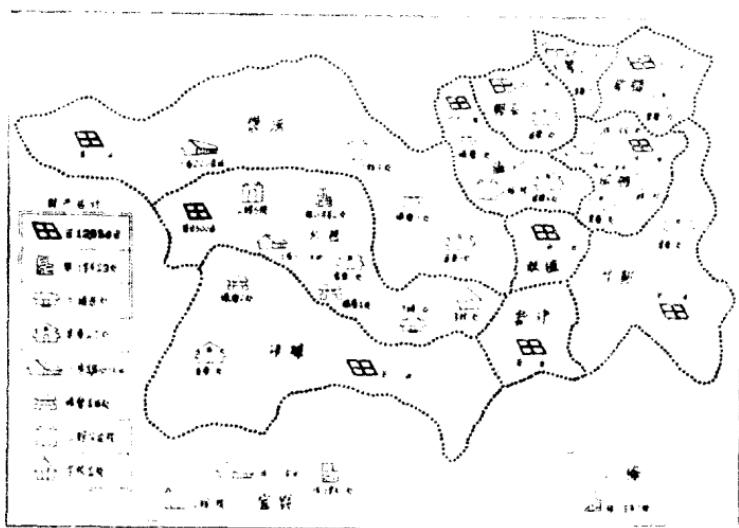
1935年，四川軍閥最末一次大混战結束后，刘文彩在

川南失掉了势力，就带上他搜刮的民脂民膏八百余万銀元和无数金銀財宝，发財还家了。

刘文彩在川南期間，就曾經數度派人回家修公館、置产业。回到大邑县以后十四年中，更大肆扩展其封建勢力，兼并土地，霸占房产。凭着他的政治上的权勢，拿上盖有伪“四川省財政厅”大印的空白“官契”，四处“买飞田”、“卖野田”、“吃心心田”，霸占公田庙产。他家占有的土地，由几十亩很快就兼并到一万二千多亩（刘氏家族霸占和兼并的土地近三十万亩），变成“四方土地都姓刘”的大地主了（图一：刘文彩財产分布图）。刘文彩用高租重押，大斗小秤，逼得广大农民“拌桶一响，眼泪长淌”、“放下镰刀沒米吃”。农民走头无路，向他借贷，又是高利盘剥，造成成千上万的农民傾家蕩產、妻离子散。

刘文彩及其家族还在成都、重庆、雅安、上海等地，开设“仁和”、“裕通”、“成益”、“惠通”等銀行，操纵市場，投机倒把。后来，他还假造“中央銀行”伪币，搜刮劳动人民的血汗。以刘文彩为代表的刘家地主的万貫家財，就是在劳动人民痛苦死亡的基础上暴发起来的。

刘家地主在四川軍閥中自成一系——大邑系，勢力很大。刘文彩为了巩固其封建反动統治，进行反革命反人民的罪恶活动，还网罗川西、川南及原西康等地十余县市的土匪、恶霸、地痞、流氓，組成一个号称十万兄弟伙的封建袍哥組織——“公益协进社”；又为了培植心腹爪牙，开办“文彩中学”。为了保卫他的封建巢穴，刘文彩特設了一个手枪連的武装卫队，并且豢养了大批狗腿子。那些家伙



图一

仗着主子的势力横行霸道，无恶不作。为刘文彩所直接控制的地主武装，仅大邑一地就有一万条枪。他为了镇压人民的反抗，私设公堂、特制刑具、秘密建造水牢，被他害死的善良农民成百成千；他在川南任“清乡司令”时，杀害过很多革命群众。1949年，他镇压过大邑农民的“二五减租”斗争；他主谋杀害了革命烈士肖汝霖（中共地下党员），他一双手沾满了劳动人民的鲜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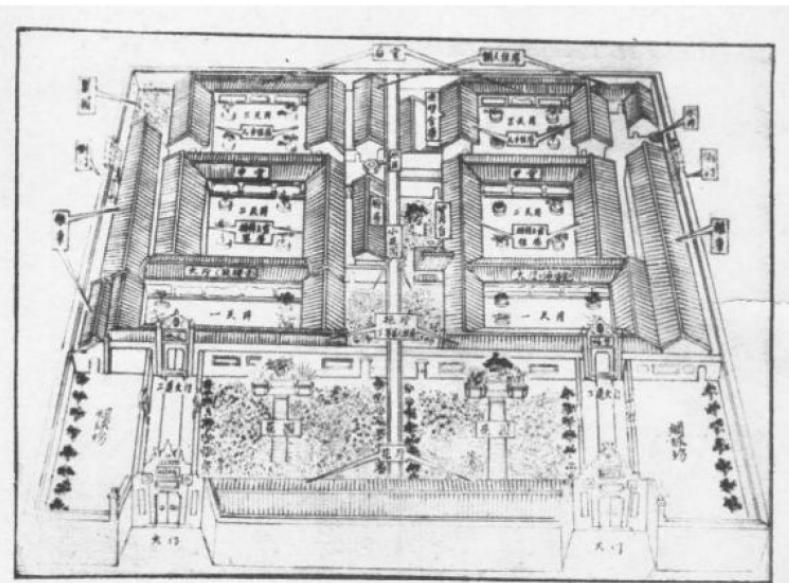
1949年解放前夕，刘文彩随着蒋家王朝的崩溃吓的病死在成都，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但是，以刘文彩为代表的地主阶级的罪恶，人们是永世不能忘记的。



图二

地主庄园概况

恶霸地主刘文彩在川西、川南一带，共有“公館”二十八所。在大邑县安仁镇东南一华里的庄园，原是他盘据的老巢——“老公館”（图二），它和对面的“新公館”（图三），面积共达六十多亩，是霸占了一百多户贫苦农民的住宅和土地，从1932年开始，历时十余年，陆续修建起



图三

来的。

老庄园占地二十多亩，有一百八十间房，二十七个天井。刘文彩每霸占贫农一户，就修一层墙，开一道门，整个庄园修得重墙夹巷，曲里拐弯，阴森可怖。这里有官僚、军阀、土豪、劣绅送往迎来的大厅和客厅，有袍哥匪首、黑帮盗贼聚议的“兄弟伙”接待室，有吸尽农民血汗的帐房、粮仓和雇工院，有荒淫无耻的“逍遙宫”、“吸烟室”，有欺世盗名的“佛堂”，就在“佛堂”背后秘密地修建了一所“人间活地狱”——水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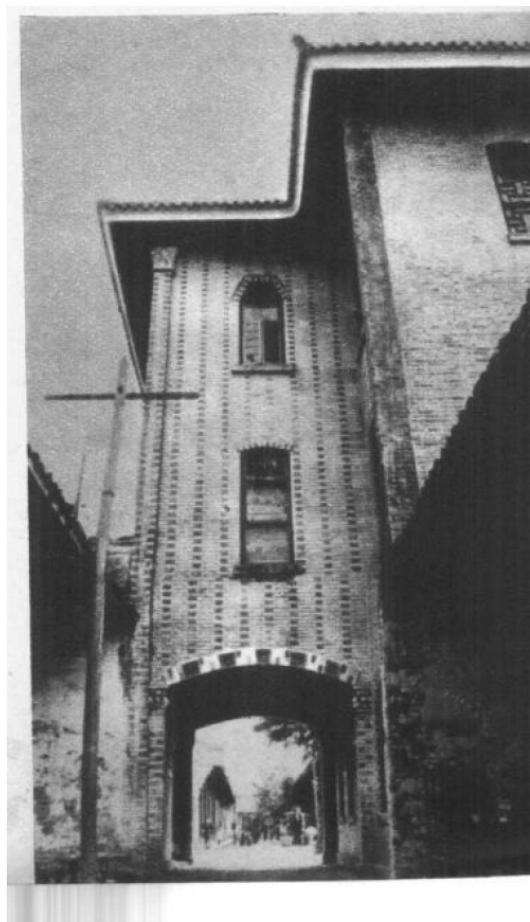
新庄园占地四十五亩，1938年开始修建，1941年修成。新庄园有房屋数百间，修的有“望月台”、花园、果园、网球場等等，还有囤积剥削粮的一大片粮仓。后堂东廊的住

房里，还建造了一个秘密金库。

为了建造这两座罪恶的庄园，刘文彩强派了十几万个工（刘文彩强派民工共約150万），砍尽了周围二、三十里的柏木，特設了五、六个窑燒磚造瓦，最后还强迫农民修建了一座电厂，专门为他家供电；鋪設了一条三十公里长的汽車路，从“公館”门前接上到成都的公路。

走出刘文彩的庄园，还可以看到邻近地区刘氏家族的庄园林立，形成了一个“罪恶的王国”。和刘文彩的新老庄园相连的几个庄园，就有二百亩寬，这里有刘文彩的大哥刘文渊（曾任伪四川省高等审判厅厅长、伪大邑县參議長）的庄园，有他的三哥刘文昭（封建袍哥反动組織“公益协进社”总社长、一貫道匪首）的庄园，有他的四哥（伪四川省戒烟总局会办）的庄园等等。唐鎮一带，有他的二哥刘文运（恶霸地主、袍哥头子，綽号二蛮子）和刘文彩的侄子兄弟八人的庄园。农民称他們为“刘家八虎”。

图四





图五

从刘文彩庄园往西，走过军阀刘湘的庄园，来到安仁镇。镇上七条街有四条半街的房子是刘文彩的。有一幢刘文彩修的“洋楼”，是匪窟“公益协进社”总社的“办公”处（图四）。三层楼房骑在街心，人从它跨下经过，活像一个恶棍横叉两腿站在街上仗势欺人的样子。此外，安仁镇上还有刘文彩的“星廷大戏院”，专门接待各地袍哥、匪首用的所谓“茶楼”、“花园”，以及刘文彩的“德政”纪念碑等等（图五：刘文彩在安仁镇上大片房产的一角）。

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

一戶地主的发家史，必然是几十戶，几百戶，甚至成千上万户农民的破产史，也必然是地主对农民进行残酷剥削和压迫的历史。地主阶级騙人說，他們发家致富，是“命中注定”，是“祖宗积德”。刘文彩就常常夸耀，他家能够家財万貫，就是因为他的庄园修建在“刘墩子”这个風水墩子上，“地脉作福”所致，但是地主阶级的这一套騙人的鬼話，是掩盖不了他們的剥削本质和血腥罪行的。陈列館里陈列的一件件血迹斑斑的罪证，完全戳穿了刘文彩的鬼話，充分說明了地主庄园的錦閣华堂是修建在农民的白骨堆上的。

图六

敲骨吸髓的剥削

关防、印鉴 在旧社会里，印把子掌握在少数剥削者手里，他們就可以为所欲为，残害人民，养肥自己。地主阶级在经济上、政治上都居于统治地位，这是地主能够剥削压迫农民的基础和条件。图六



• 13 •